

中古汉语副词“都”探析

李素英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 山东 济南 250021)

[摘要] “都”是中古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副词,但对其具体用法的归类以及产生时间的先后,却是观点不一。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语义指向的角度重点探讨了典型总括范围副词“都”与典型语气副词“都”的认定标准,并就述补结构和歧解句中“都”的归属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古汉语中副词“都”多为具有明显形式标志的语气副词,但它作为总括范围副词的用法已经出现。

[关键词] 中古汉语; 副词; “都”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6-0087-04

一 关于“都”的已有研究

“都”的本义为名词,指有先君宗庙的城邑。后用为动词,产生“聚集”义,并进而引申出“集中”、“统一”义,大约东汉时期,“都”进一步虚化为副词。“都”是中古汉语(东汉至隋)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副词,但对其具体用法的归类以及产生时间的先后,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江蓝生将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出现的副词“都”分为4类:(1)表示总括全部;(2)表示程度百分之百;(3)起加强否定语气的作用;(4)相当于“总共”^{[1]46-48}。董志翘、蔡镜浩将上述4种情况统一归属为表示对范围与程度的总括,但仍按4类分别例示^{[2]146-148}。陈宝勤在考察东汉与南北朝时期代表性文献的基础上,从句法功能和语义指向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早期副词“都”均为“全部”义,表示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或事物以及事物整体的总括^[3]。高育花对江蓝生的4类划分作了调整,将表示程度百分之百和加强否定语气的用法合二为一,称为表示某种性质遍及事物整体的用法^{[4]122-126}。而杨荣祥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进行调查之后发现,“‘都’最初用作副词,语义并不与现代汉语中的总括范围副词‘都’完全相同,语义重点不是表示对某种对象的总括,而是表示对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所达到程度的肯定强调。”“就目前搜集的材料来看,总括副词‘都’最先出现在译经中,可能到唐代才出现于中土文献;而语气副词‘都’在东汉译经和中土文献中都有用例,译经中更常见一些。”由此判定“‘都’是先用作语气副词,后用作总括副词的”^{[5]101,103}。这一观点得到了葛佳才的支持。

那么,在副词“都”产生之初,究竟是先用作总括副词,还是先用作语气副词呢?这似乎无法从它们在文献中出现时

间的先后加以判定。因为根据杨荣祥对这一时期总括副词的判定标准,即“都”与其他总括副词并用^{[5]103},反映东汉中期语言实际的中土文献《太平经》中已有“都”与“悉”、“并”、“毕”、“一(壹)”、“通”并用的例句:

(1)付文道德之君,以示诸贤明,都并拘校,合天下之文人口诀辞,以上下相足。(《太平经》卷四十一“件古文名书记”)

(2)今若愚生意,欲悉都合用之,上下以相足,仪其事,百以校千,千以校万,更相考以为且可足也。(《太平经》卷五十一“校文邪正法”)

(3)犹为旁人所得长短,故善恶都毕出,天乃大喜,灾除去,与流水无异也。(《太平经》卷八十六“来善集三道文书诀”)

(4)故上下外内,尊卑远近,俱收其文与要语,而集其长短,以类相从,因以相补,则俱矣。然后文书及辞言壹都通具也。(《太平经》卷九十一“拘校三古文法”)

(5)其百姓俱共读吾书道文,上下通都合计同策为一,无复知为凶恶者也。(《太平经》卷九十六“守一入室知神戒”)

尽管《太平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流传地域比较复杂,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作,然而,据王明考证,“现存的经书里,固然不免有后人改写增窜,可是大体说来,它还保存着东汉中期著作的本来面目。”^[6]该书几乎全为神人与真人的问答之辞,行文通俗浅显,用语不避俚俗,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言语实际。加之东汉译经中也有“都”表示总括的例句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太平经》中“都”与“悉”、“并”、“毕”、“一”、“通”等其他总括副词的并用例句多达9例,后人改写增窜的可能性不大,应是当时实际的语言反映。

汉译佛经中,“都”与其他总括副词并用的例句更为常见,除杨荣祥提到的《修行本起经》、《道行般若经》、《百喻经》中的用例,《撰集百缘经》、《贤愚经》、《长阿含经》中也有使用。如:

(6)时诸饿鬼见啖婆罗臭处不净,都皆舍去。(《撰集百缘经·啖婆罗似饿鬼缘》)

(7)时有猎师张施罗网,五百群雁堕其网中,为诸猎师都悉所杀。(《撰集百缘经·五百雁闻佛说法缘》)

(8)王去之后,敕诸作人昼夜勤作,一时都讫。(《贤愚经·无恼指鬘品》)

(9)于时世尊以手指地,十八地狱一切都现。(《贤愚经·降六师品》)

(10)若生永灭者,无老病苦阴,一切都永尽。(《长阿含经·大本经》)

这就使得“都”用为总括副词的时间提前到东汉中期,从而与《论衡》中“都”用为语气副词的时间大致相近。

如果不能从产生时间上来判定“都”的总括副词用法与语气副词用法的孰先孰后,那么,通常还可以从它们产生早期的使用频率上来加以观察。一般情况下,产生较早的用法在使用频率上会相对较高,而新产生的用法由于需要一个逐步成熟和被接受的过程,最初的出现频率肯定要低于业已存在的用法。但是,这一方法对副词“都”来讲,不太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就以上各家对副词“都”所持有的代表性观点来看,他们的分析一般侧重于语义感知,并没有为一般读者指出判别总括副词和语气副词的具体而又易操作的形式标准。而过多地依靠语义感知,往往会导致大家对同一例句的归属争执不下。比如《论衡·讲瑞》:“然则凤皇、麒麟,都与鸟兽同一类,体色诡耳,安得异种?”杨荣祥认为句中的“都”是强调“与鸟兽同一类”的程度^{[5]101},而《汉语大词典》、张谊生则认为它表示左向全称量化,是总括句子主语“凤凰、麒麟”^[7]。

那么,在副词“都”产生早期的中古中,“都”在什么条件下语义指前,在什么条件下指向述语或述语结构?为什么有些例句容易在语义指向上出现歧解?如何进行分化?为此,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二十多部语料进行了穷尽式调查,试图对以上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

纵观前修时贤对中古汉语中“都”的分析,尽管在统计副词用法之外,大家对一些例句应归入总括副词还是语气副词的分歧较大,但具体到有限的一些例句上,仍能找到一致之处。我们就从这些被多数学者认同的语气副词和总括副词例句入手,找出各自的典型特征加以归纳,然后对一些特定句式中的“都”进行分析,将其从歧解状态中剥离出来,加以身份确定。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余下的歧解例句进行原因分析,并试着确立自己的分化标准。

二 典型总括范围副词“都”

以往的研究表明,作为总括副词,“都”在句中必须找到一个在语义上具有可分性的成分作为其指向目标,而且该指向目标一般出现在“都”的前面;“都”后被限制的成分在语

义上往往具有周遍性^[8]。

但是,就中古汉语中“都”的使用来看,这只是判定其为总括副词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因为许多学者的分歧和争议,正是在具备这类条件的某些例句上发生的。比如:

(1)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世说新语·雅量》)

(2)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昃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云:“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世说新语·方正》)

(3)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列子·周穆王》)

以上例句中的“都”,柳士镇、张谊生归属为范围副词^[7],而杨荣祥认为其语义指向是其后的谓词性成分,表示强调语气,应为语气副词。他甚至推断,“就六朝时期的中土文献看,‘都’可能都只用于表示强调语气。”^{[5]102}

应该说,杨荣祥对“都”作为总括范围副词的界定是最为严格的,即只有出现在与其他总括副词并用的例句里才可视为非语气副词。前文已有例举。由于《太平经》中该类例句的出现修正了杨荣祥提出的结论,从而使得其出现时间提前到东汉后期,因此,我们认为以下两种情况中的“都”也应归入总括副词的范围:

(一)主语为复数形式时,“都”与“悉”、“并”、“无不”、“皆”等表示总括的词语互文

(4)天之格法,凡物悉归道德,故万物都出生东南而上行也。(《太平经》卷六十五“兴衰由人诀”)

(5)邪伪毕去,天地大病悉除,流灾都灭亡。(《太平经》卷四十一“件古文名书诀”)

(6)臣等所领三万六千诸小王辈为当都去,将半来耶?(《撰集百缘经·罽宾王缘》)

(7)三界都苦,国有何赖?……三界皆幻,岂有国耶?(《六度集经·须大拏经》)

例(4)、(5)“都”与“悉”对应,例(7)“都苦”与“皆幻”相照,理应处理为总括副词。例(6)中“为当都去”与“将半来”构成选择问句的并列两项,“都”与“半”相对,只能解释为总括副词“全部”。

(二)“都”前有表示持续、惯常等意义的时间副词或一定时段的副词性成分在句中作状语

(8)闻汝素都懈怠,猖獗日甚,何以顽固乃尔邪!(《宋书·孝武帝纪》)

(9)淫女逐之,数数发遣,(博掩子)都不肯去。(《生经·佛说和难经》)

(10)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武故事》)

(11)又从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复见一条。(《周氏冥通记》卷一)

在这里,主语虽然是于语义上具有不可分性的单数人称代词“汝”、“吾”和特定个体“博掩子”,但“都”前有表示持续、惯常等意义的时间副词“素”、“屡屡”以及表示一定时间

段的“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和“从今年八月至十月”,它们具有可分性,从而成为了“都”所总括的对象。

在现代汉语中,“都”这种指向状语的用法比较常见。我们随机调查了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发现这样的例句大量存在。如:

(12)听说,他已经被关了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13)这些年来,吕志海一直都是白天忙碌日常工作,晚上则利用时间进行批阅文件和读书学习。

(14)甘肃省中医院一位主任医师说,我从医几十年,从来都是医生指导病人用药,现在却成了病人指导医生开药了。

在这些例句中,“被关了十几年”、“这些年来”、“从医几十年”等皆为一定的时间段,而“一直”和“从来”则表示某种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在特定时间段内的持续。它们都具有可分性。我们既然认同现代汉语中这类情况下的“都”为总括范围副词,那么,从尊重语法现象的历史继承性与沟通现实使用上考虑,就应该承认中古汉语中该类例句中的“都”为总括副词。

三 典型语气副词“都”

就各家对中古汉语中“都”的分析来看,基本上都承认语气副词用法的存在。其中,杨荣祥对“都”作为语气副词的界定最为宽泛,甚至认为“就六朝时期的中土文献看,‘都’可能都只用于表示强调语气。”参照并综合其他各家意见,在满足“都”前没有在语义上具有可分性的成分的必要条件下,典型语气副词“都”基本上包括江蓝生所做分类中的2、3两种情况:

(一)用于肯定句中,强调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所表程度的百分之百,义为“完全、全然”

用于肯定句中时,“都”后的动词多为具有消失义的动词,如“忘”、“废”、“除”等:

(1)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世说新语·假谲》)

(2)有痴婿,妇翁死,妇教以行吊礼。于路值水,乃脱袜而渡,惟遗一袜。又睹林中鸬鸣云:“鸬鸬,鸬鸬”,而私诵之,都忘吊礼。(《古小说钩沉·笑林》)

(3)殷中军妙解经脉,中年都废。(《世说新语·术解》)

(4)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搜神后记》卷二)

“都”后也可以是表示原有情况消失的动词,如“差”:

(5)至明晓,脚都差,针亦无孔。(《古小说钩沉·齐谐记》)

这些例句中,“都”的语义指向是其后的谓词性成分,强调谓语动词“忘”、“废”、“除”、“差”所达到的程度:百分之百、完完全全地(忘记、荒废等)。

(二)用于否定句中,加强否定语气,表示彻底否定

下面是“都”与否定副词“不”连用构成的格式,如:

(6)但彼敌王今作此举,都不为卿正为吾耳。(《菩萨本缘经·一切施品》)

(7)石氏之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古小说钩沉·幽明录》)

(8)汝何以都不复进?(《世说新语·贤媛》)

(9)或谏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南齐书·文学·卞彬传》)

(10)估客惊言:“我都不忆何时负君。若相负者,明人是谁?”(《贤愚经·长者无耳目舌品》)

“都不”既可以用于不及物动词前,如例(8)、(9),也可以用于及物动词前,构成“都不+动+宾”的格式,如例(6)、(7)、(10),而与其语义相近的“了不”只能够用在不及物动词之前。

下面是“都无”参与构成的句式,如:

(11)母都无戚容。(《世说新语·贤媛》)

(12)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世说新语·言语》)

(13)太尉又云,炳之都无共事之体,凡所选举,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宋书·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

“都无”既可以用于静止状态的描写,如例(11),还可以后接言语、事物或表示事物特征的抽象概念,如例(12)、(13)。

“都”与否定副词“未”连用的格式较少,如:

(14)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搜神记》卷十七)

从魏晋时期开始,这种强化否定的“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整个中古时期,这种用法一直比较盛行。据我们调查,“都”在《世说新语》中运用37次,用于肯定句7次,用于否定句30次,其中“都无”16次,“都不”13次,“都未”1次。

据考察,“都”的这种强调否定的用法一直延续到两宋时期。如《太平广记·再生五·王抡》引《通幽记》:“亦见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后,都无问讯,如不相识。”

四 “都”与述补结构

中古汉语中,“都”所在的述补结构中,补语基本上都是表示动作的结果。在带结果补语的句子中,“都”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也可以出现在结果补语之前。

(一)“都”出现在结果补语之前

(1)王曰:“太子众宝布施都尽,今处深山,衣食不充,何以惠子?”(《六度集经·须大拏经》)

(2)晋太元初,秋收已过,刈获都毕,明旦至田,禾悉复满,湛然如初。(《搜神后记》卷三)

(3)有一比丘以净棉拭其泪,须臾之间,棉湿都尽,更换以它棉,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洛阳伽蓝记·城东·平等寺》)

(4)建武中,南岸有一兰马,走逐路上女子,女子窘急,走入人家床下避之,马终不置,发床食女子股脚间肉都尽。(《南齐书·五行志》)

(二)“都”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

(5)布网捕鱼,鱼都驰散。(《生经·佛说护诸比丘咒

经》)

(6)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都观不见。(《撰集百缘经·目连入城见五百饿鬼缘》)

(7)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乱,以为是不?蚊蚁何足为忧,已为义勇所破,官军昨至,今都应散灭。吾政恨其不办大耳,亦何时无亡命邪!”(《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对于“都”可以出现在结果补语之前,高育花将此解释为这一时期动补结构发展不成熟的表现^[4]。但是,借用董秀芳对“都”在带状态补语的句子中位置比较自由的分析^[9],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结果补语也是动词性的成分,而且往往是句子的语义中心,其所表达的信息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动词,因此,有可能把动词理解为话题,把结果补语理解为焦点成分,这样动词就可以出现在“都”和结果补语之间。

江蓝生将出现在补语前面的“都”释为表示总括全部的“完全”义副词^{[1]47}。但就我们看来,处于补语之前时,“都”的语义指向并不与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相同,因为“都”的位置移动,直接导致句子焦点范围的变化。

焦点本质上是一个语用性的话语功能的概念,是指一个句子中最为重要的信息,是说话人最想要传递给听话人的内容。人们通常谈论的焦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自然焦点(也称为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自然焦点没有专用的焦点标记,而跟语序关系密切,出现在某些位置的句法成分在没有对比性焦点存在的前提下,会自然成为句子信息结构中重点突出的对象。在汉语中,句子末尾通常是句子自然焦点的所在。句中有一个成分不引入新信息,而是在上文或语境里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引入了,是说话人出于对比目的才刻意强调的,与语境中或听说者心目中的某个对象对比,这个成分是对比焦点。在同一个从句中,对比焦点跟自然焦点不能共存。当对比焦点出现时,由语序等体现的自然焦点就不再具有自然焦点的功能。同时,对比焦点用重音或专门的标记词或标记格式表示,焦点的范围比较确定。

因此,根据自然焦点理论,在“主语+都+述语+补语”的结构式中,补语一般情况下就是句子的重音和焦点所在,所以无需标识。而据董秀芳研究,“都”可以看作句子中信息分布的一个分界点,“都”前成分是非焦点信息,而“都”后成分焦点信息^[9]。因此,“都”在这里具有标志焦点范围的作用。

由此分析,在“都+述语+补语”的结构式中,整个述补结构是焦点信息,补语只是焦点信息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而在“述语+都+补语”中,补语却是焦点信息的全部。可以说,“都”的移位,实际上起到了突出强调补语的焦点性质的作用,从而使其后的补语由自然焦点转化为对比焦点。因此我们认为,当“都”出现在述语之后、补语之前时,是对补语表示的动作结果的强调,应视为语气副词。

五 容易产生歧解的例句

“都”的原有语义对其语义指向的歧解性具有直接影响。“都”的本义为名词,指有先君宗庙的城邑。城邑虽然是一个抽象名词,但它的内在含义却是从许多个体如人、村落、街道等构成的群体组合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后用为动词,产生

“聚集”义,并进而引申出“集中”、“统一”义。

可以说,它的以上各种语义都具有合一性,即将许多单个成分组织在一起。因此,通常情况下,“都”前应该有可分性成分存在。这种可分性成分有时是显性的,即表示集体的或复数的人或事物,有时是隐性的,即语境中或听说者心目中业已存在的对象。当“都”前有可分性成分存在时,从语义来源的制约性上来说,它应该指向可分性成分。但是,就语法位置来讲,“都”由动词虚化而来,作为述语中心语的地位弱化后,在状语位置上主要修饰主动词所表动作行为的方式和手段,语义上自然同述语或述语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当“都”前有可分性成分存在,而述语又为否定结构、表示原有情况不存在的动词或心理、感知类动词时,“都”的语义指向容易产生歧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范围的总括,就意味着对程度的强调,二者的语义发生了重合。比如:

(1)布网捕鱼,鱼都驰散。(《生经·佛说护诸比丘咒经》)

(2)王从其议,即时宣令,急救算之,都计算竟。(《贤愚经·设头罗健宁品》)

(3)近有谷米,我都啖尽,彼军复欲食啖何物,能过十日邪?(《宋书·索虏传》)

(4)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彼臣若在,年几虽老,犹有智策,今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宋书·索虏传》)

(5)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论衡·谢短篇》)

鱼全部驰散,也就意味着完全驰散、百分之百地驰散。全部计算完,就是完全、百分百地计算完。依此类推。对于这些例句中“都”的词性,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表强调的语气副词。因为就这一时期“都”的使用来看,具有明显形式标志的范围副词“都”极为有限,且除《太平经》外,其他中土文献中少见用例。相反,有明显形式标志的语气副词“都”无论是在汉译佛经还是中土文献中都极为常见。因此,从使用频率考虑,我们认为将其归入语气副词较为妥当。

[参考文献]

- [1] 江蓝生.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8.
- [2] 董志翘, 蔡镜浩. 中古虚词语法例释[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146-148.
- [3] 陈宝勤.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副词“都”[J]. 沈阳大学学报, 1995(3): 65-69.
- [4] 高育花. 中古汉语副词研究[M]. 合肥: 黄山出版社, 2007.
- [5] 杨荣祥.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6] 王明. 太平经合校·前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7] 张谊生. “都”的语法化与主观化[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1): 56-62.

(下转第 109 页)

(上接第 90 页)

[8] 谭敬训.“都”字前后相关成分的语义特性[J].世界汉语教学,1991(2):92-95.

[9] 董秀芳.“都”与其他成分的语序及相关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2003(1):40-47.

The Study of Adverb “Dou”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LI Su-ying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Jinan 250021, China)

Abstract: “Dou” is an adverb used frequentl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but there are many viewpoints about its concrete usage classification and time.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ies, we lay special stress on analysing the criterion of typical range adverbs “Dou” and typical expression adverb “D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orientation, and study the property of “Dou” in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and ambiguous case. We consider adverb “Dou”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was mostly expression adverbs, but its range adverb usage has occurred.

Key words: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adverb; “Dou”